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五 杂 组 (一)

郭熙途 校点
〔明〕谢肇淛 撰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五 杂 组

(一)

[明] 谢肇淛 撰 郭熙途 校点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FF75/01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五 杂 组

(二)

[明] 谢肇淛 撰 郭熙途 校点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FF75/c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杂组 / (明) 谢肇淛撰; 郭熙途校点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1.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5辑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915-5

I. 五… II. ①谢… ②郭… III. 笔记-作品集-中国-明代 IV. Z429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750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柳青松 李忠孝
美术编辑	吴光前
封面设计	郑在勇
责任校对	李守勤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.5
字数	268 千字 插页 2
印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14.00 元 (共二册)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五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到现在，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。很遗憾，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，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。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“保留书目”的必要的认识。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：

“……保留书目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，是头等重要的事；没有保留书目，就不能有文化积累。如果我们出一本书，‘扔’一本书，那么，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。所谓‘扔’，主要是‘四人帮’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。‘赶形势’，出了书就过时，积累不下来，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，统统否定。另外还有几种情况，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；二是内容还不完善，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、研究者、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，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，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，那就等于‘扔’了；三是质量虽不错，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，这也等于‘扔’掉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。”

现在当然情移势转，所谓“四人帮”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是新形势下的“扔”，

依然存在。我们集合三五君子，成就这么一套丛书，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：出不“扔”的书。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，切望博雅君子，时时不吝教我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编辑部

二〇〇〇年底

本书说明

《五杂组》是明代的一部著名的笔记著作，明谢肇淛撰。全书十六卷，说古道今，分类记事，计有天部二卷，地部二卷，人部四卷，物部四卷，事部四卷。

谢肇淛，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，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曾官湖州推官和工部郎中，为官有令名。他博学多识，家富藏书，长于诗文，除本书外，还有《滇略》、《文海披沙》、《小草斋集》等多种著述。本书是他的随笔札记，包括读书的心得和事理的分析，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，涉及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，是一部名作。天部记述天文、气候、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。地部记述地理、疆界、山川、河流、名胜，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，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。人部记述人的形体、心性、境遇，包括技艺、医药、术数、书画、宗教等各种活动。物部记述动物、植物和各种物品，鸟兽虫鱼、花卉草木、饮食服饰、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。事部记述贫富、收藏、文字、职官、行政、姓氏、婚嫁等社会活动。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，作者通过记事，分析是非正误，有评述，有论断，对读者很有启发。

本书有明万历新安如韦馆刻本和一明刻别本，都是半叶九行，每行十八字。明刻别本有日本覆刻本，行格同。如韦馆刻本有《刻五杂组小跋》，说明系李右丞作序嘱刻此书，末署“丙辰仲夏古歙潘膺社方凯父书于如韦馆”。两本都有李维楨的序言，其中说到“友人潘方凯见而好之”，亟授剞劂。李序与潘跋相合，看来有潘方凯跋语的如韦馆刻本应该刊刻在前，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认为此本比坊间流传的本子

多十八则,据以排印出版。明刻别本没有潘跋,但是内容较多,而且文字较胜,今据此本校点出版。除个别明显错字外,一律不加改动。

本书由郭熙途校点。

五杂组序

五杂组诗三言，盖诗之一体耳，而水部谢在杭著书，取名之。何以称五？其说分部，曰天，曰地，曰人，曰物，曰事，则说之类也。何以称杂？杂，《易》有杂卦。物相杂故曰文。杂物撰德，辨是非非，则说之旨也。天数五，地数五。河图洛书，五为中数，宇宙至大，阴阳相摩，品物流形，变化无方，要不出五者。五行杂而成时，五色杂而成章，五声杂而成乐，五味杂而成食。《礼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，五行之端。食味，别声，被色而生。”具斯五者，故杂而系之五也。《尔雅》：“组似组，产东海。”织者效之，间次五采，或绾玺印，或为冕纓，或象执轡，或咏干旄，或垂连网，或偕玄纁；入贡或玄朱纯綦，组辨等威，或丈二抚镇方外，经纬错综，物色鲜明，达于上下，以为荣饰。在杭产东海，多文为富，故杂而系之组也。昔刘向《七略》叙诸子凡十家，班固《艺文志》因之，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小说、农之外，有杂家。按其书云出于议官，兼阴阳、墨，合名、法。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。小说家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。两家不同如此。班言可观者九家，意在黜小说。后代小说极盛，其中无所不有，则小说与杂相似。在杭此编，总九流而出之，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恶也，即目之杂家可矣。龙门六家，儒次阴阳，殊失本末。兰台首儒，议者犹以并列艺文为非。语曰：“通天地人，曰儒。”在杭此编，兼三才而用之，即目之儒家可矣。余尝见书有名“五色线”者，小言詹詹耳，世且传诵，孰与在杭广大悉备，发人蒙覆，益

人意智哉？友人潘方凯见而好之，不敢秘诸帐中，亟授劖劂，与天下共宝焉。

大泌山人李维楨本宁父

【目录】

五杂组序 / 1

卷之一：天部一 / 1

卷之二：天部二 / 20

卷之三：地部一 / 41

卷之四：地部二 / 65

卷之五：人部一 / 91

卷之六：人部二 / 113

卷之七：人部三 / 130

卷之八：人部四 / 149

卷之九：物部一 / 172

卷之十：物部二 / 198

卷之十一：物部三 / 219

卷之十二：物部四 / 241

卷之十三：事部一 / 265

卷之十四：事部二 / 286

卷之十五：事部三 / 306

卷之十六：事部四 / 332

五杂组卷之一

陈留 谢肇淛著

天 部 一

老子谓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不知天地未生时，此物寄在甚麽处？噫，盖难言之矣。天，气也；地，质也。以质视气，则质为粗；以气视太极，则气又为粗。未有天地之时，混沌如鸡子。然鸡子虽混沌，其中一团生意包藏其中，故虽历岁时而字之，便能变化成形，使天地混沌时无这个道理包管其中，譬如浊泥臭水，万年不改，又安能变化许多物事出来？故老氏谓之“玄牝”，夫子谓之“太极”。虽谓之有，其实无也。周子谓“太极本无极”，似于画蛇添足矣。

天地未生之初，本无也，无之中能生有，而无不可以训，故曰《易》有太极，盖已包管于无之先矣，即不言无极可也；若要言之，则无极之前又须有物，始得几于白马之辩矣。

天之苍苍，其正色耶？其远而无所至极耶？然日月五星，可以躔度。周步推测，则天之为天，断有形体。既有形体，必有穷极。释氏以为有三十三天，幻说也。假使信然，三十三天之外，又复何物？语曰：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噫，非不论也，所谓极其至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也。

朱晦翁曰：“天者，理而已矣。”夫理者，天之主宰也，而谓理即天，终恐未是。理者虚位，天者定体。天有毁坏，理无生灭。如目之主视，耳之主听，世有无耳无目之人，视听之理将何所属？况圣人举天以敌奥灶，此即苍苍之天，不专言理也。

天，积气尔，此亘古不易之论也。夫果积气，则当茫然无知，混然无能，而四时百物，孰司其柄？生死治乱，孰尸其权？如以为偶然，则字蚀变故，谁非偶然者？而“天变不足畏”之说，诚是也。然而惠迪从逆，捷如影响，治乱得失，信于金石，雷击霜飞，人妖物眚，皆非偶然者也。故积气之说虽足解杞人之忧，而误天下后世不浅也。

象纬、术数之学，圣人所不废也。舜以耕稼陶渔之夫，一旦践帝位，便作璿玑玉衡，以齐七政，则造化之理固尽在圣人橐籥中矣。后世如洛下闲僧一行、王朴之辈，冥思精数，亦能范围天地，浑仪倚盖，旋转不差，黍管葭灰，晷刻靡爽，亦奇矣。至宋儒议论，动欲以理该之。噫，天下事理之所不能尽者多矣，况于天乎？

天之不足西北也，何以知之？日月行斗之南，而不行斗之北故也。汉明帝嘲张重，曰“日南郡人应北向看日”。然北方瀚海，有熟羊腓，而天明之国，出塞七千里，便可南视北斗矣，安知无北向看日之地乎？

天去地九万里，天体径三十五万七千里，此亦臆度之词耳。天之体，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，而况于人乎！

七政之行，自消自息，何与人事？而圣人必以璿玑玉衡测之也，遂使后世私智之士转相摹效，互出己见，如《周髀》宣夜浑仪之属，议论纷拏，各有刺繆；及测之而不得，求之而不应，遂以为幽远难明之事，而“天变不足畏”之说昉于此矣。然则舜非与？曰：舜之齐七政，所以协岁时、戒农事也，非后世无用之空谈也。

天地有大阳九，大百六，有小阳九，小百六。又云：“天阨于阳九，地亏于百六，大期九千九百年，小期三千三十年。故当阳九之会，天旱海消而陆燠，当百六之会，海水竭而陵自填。”按《汉书》曰：“四千五百岁为一元。一元之中有九厄，阳厄五，阴厄四。阳为旱，阴为水。”又云：“初人元百六会有厄，故曰百六之会。”二

说互异。前说期似太远，荒唐无稽。后说四千五百岁之中九厄，则五百岁当一厄，而自古及今，未有三百年不乱者。至于水旱频仍，恐无十年无灾之国耳，又何阳九、百六之多也耶？《异闻录》所载，又有阴七阳七，阴五阳五，阴三阳三，皆谓之灾岁。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，而灾岁五十七，以数计，则每八十岁而值其一。此说又不知何所据也。按《汉书》又有“元二”之厄。或云即元元之误，未知是否。又《吹剑录》载，丙午、丁未年，中国遇之必有灾，然亦有不尽然者。即百六、阳九亦如是耳。

日，阳精也，而雷、电、虹、霓皆阳属也；月，阴精也，而雨、露、霜、雪皆阴属也。星宿风云，行乎阴阳之间者也。日月，恒有者也；雷、电、雨露之属，不恒有者也。星宿体生于地，而精成于天，风云皆从地起而行天者也，故兼阴阳之气也。

日出而葵藿倾，月虚而鱼脑减，下之应上也；虎交而月晕，麟斗而日蚀，上之应下也；潮之逐月，桐之合闰，上下交为应也。

秦始皇登君山，遇大风雨，遂赭其山。隋炀帝泛舟遇风，怒曰：“此风可谓跋扈将军！”二君之与风雨为仇，不若鲁阳挥戈以止日，宋景发善言而荧惑退舍也。

《礼统》曰：“雨者辅时，生长均遍。”又曰：“雨者，辅也。”今闽人方音尚以雨为辅。

云根，石也，然张协诗曰：“云根临八极，两足洒四溟。”曹昆请雨文曰：“云根山积而中披，雨足垂零而复散。”则专指云言也。

《四时纂要》曰：“梅熟而雨曰梅雨。”《琐碎录》云：“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为人梅，芒种后逢壬为出梅。”按梅雨诗人多用之，而闽人所谓入梅、出梅者乃霉湿之霉，非梅也。

客星犯帝座，此史官文饰之词耳，未必实也。古今帝王求贤下士者多矣，未闻天象之遽应也。即汉文帝之于邓通，哀帝之于董贤，同卧起者数矣，未闻帝座之有犯也。而子陵贤者，一夕之寝，遽云犯帝座耶？武帝微行，宿主人婢，婢婿拔刀袭之，同宿书

生见客星掩帝座，此贼也，而子陵同之乎？史官于是为失词矣。符坚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，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，羯胡腥羶乃上千天象若是耶？矫诬甚矣。至于海内分裂之时，史官各私其主，人君各帝其国，不知上天将何适从也。宋仁宗嘉祐中，有道人游卜京师，上闻召见，赐酒，次日，司天台奏寿星临帝座，恐亦妄耳。

客星有五：周伯、老子、王蓬絮、国星、温星。所临之国周伯主丧，老子主饥，王蓬絮主兵，国星主疾，温星主暴骸。然则五者俱非吉星也，而史以子陵当之，不亦冤乎？

星宿，宿字俗音秀，然辰之所含有止宿之义，则音夙亦可也。《阴符经》云：“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走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”则从夙音久矣。

天体东南下而西北高，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，故南方暖而北方寒。然日月之大有限，方夏至时，虽距数万里，更无北向看日者，此又不可晓之理也。

日一岁而一周天，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，非谓月行速于日也，周天度数，每日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有奇。凡月初生明时，行南陆如冬至时之日；及生魄时，行中天，如夏至时之日。故月行一月，抵日行一岁也。

中宫天极星，帝星也。三台，三公星也。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，故世以文昌为魁星也。太微东西藩各四星，将相星也。东壁，文章星也。南极，寿星也。贯索，狱星也。昴，胡星也。箕，风星也。毕，雨星也。彗、孛、彗枪、荧惑，妖星也。太白，兵星也。考之历代天文，太白竟天，兵戈大起，彗星竟天，则有禅代之事。

正德初，彗星扫文昌。文昌者，馆阁之应也。未几，逆瑾出首，逐内阁刘健、谢迁，而后九卿台谏无不被祸。万历丁丑十月，异星见西南方，光芒亘天，时余十馀岁，在长沙官邸，亦能看之。无何，而张居正以夺情事杖赵用贤、吴中行、艾穆、邹元标等，编

管远方，逐王锡爵、张位等，朝中正人为之一空。变不虚生，自然矣。

俗言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，故以北斗为司命。而文昌者，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。俗以魁故祠文星，以祈科第，因其近斗也，故亦称文昌司命云，傅会甚矣。至以蜀梓潼神为文昌化身者，又可笑也。

数起于一而成于九，九，阳数也。故曰九天、九霄、九垓、九垓、九閼、九有、九野、九关、九气、九位、九域之类。非必实有九也，犹号物之数，谓之万耳。圣人则之，分地为九州，别人为九族，序官为九流、九卿、九府，天子门曰九重，亦取九垓之义也。

道书云：“九霄谓神霄、青霄、碧霄、丹霄、景霄、玉霄、琅霄、紫霄、太霄。”恐亦附会之词。如天门九重，又安能一一强为之名耶？

《蠡海录》云：“天之色苍苍然也，而人称曰丹霄绛霄，河汉曰绛河，盖观天以北极为标准，仰而见者，皆在北极之南，故借南之色以为喻。”此言亦恐未然。天无色，借日以为色，故称丹与绛者，从日言耳；不然彼称青天银汉者，又岂指北斗之北哉？

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人不欲看天狱星，有流星入，当披发坐哭之，候星出，灾方弭。”《金楼子》言：“予以仰占辛苦，侵犯霜露，又恐流星入天牢，方知俗忌已久。”今闽中新妇不载星行，云：“恐犯天狗星，则损子嗣。”闺女间亦忌之。而见流星以为不吉，亦古之遗禁也。

灾祥之降也，谓天无意乎？吾未见圣世之多灾、乱世之多瑞也。谓天有意乎？亦有遇灾而反福、遇瑞而遭凶者。又有灾祥同而事应复然不同者，必求其故，则牵合傅会。不求其故而尽委之偶然，将启昏君乱主，谓“天变不足畏”之端则如何而可也？《春秋》著灾异而不著事应。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。”瑞不足言也。遇灾而惧，此理之常，何必问其应乎？自《汉书五行志》以

某事属某占，至今仍之，然史氏既事而言，言之何益？司天氏未事而言，言多不验。于是人主每遇灾变，恬然无复畏惧之心矣。今于历代五行，摘其尤异者录之：

汉惠帝二年，天裂东北，广十馀丈，长二十馀丈。文帝五年，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。

成帝永始元年，河南榑树生支如人头，眉、目、须皆具。又建始元年八月，漏未尽三刻，有两月重见。

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湖陵雨血，广三尺，长五尺，大者如钱，小者如麻子。

灵帝中平元年，东郡界生草，备鸠雀、龙蛇、鸟兽之形，毛羽、头目、足翅皆具。又树中有人面，生须，伐之出血。

桓帝建和三年，北地雨肉，似羊肋，又大如手。

元和元年，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。

晋怀帝永嘉元年，洛阳地陷，有二鹅飞出，苍者冲天，白者堕地。

公孙渊时，襄平北市生肉，长围各数尺，有头目口喙，无手足而动摇。

愍帝时，平阳雨肉，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旁有哭声，昼夜不绝，臭闻百里。数日，刘聪后产一蛇、一虎，各害人而走，寻之不得，顷之，见于陨肉之傍。俄而后死，诸妖俱不见。

太康九年，幽州有死牛头，能作人言。

永嘉中，吴郡万详婢生子，鸟头，两足，马蹄，一手，尾黄色，大如枕。又抱罕令严根妓，产一龙、一女、一鹅。

义熙七年，无锡人赵未年八岁，一旦暴长八尺，髭须蔚然。

唐开元二年五月晦，天星尽摇曦乃止。

元和二年十月，日傍有物如人，形跪，手捧盘，向日，盘中有物如人头。又四年闰三月，日傍又有一日。

乾符六年十一月朔，有两日并出而斗。